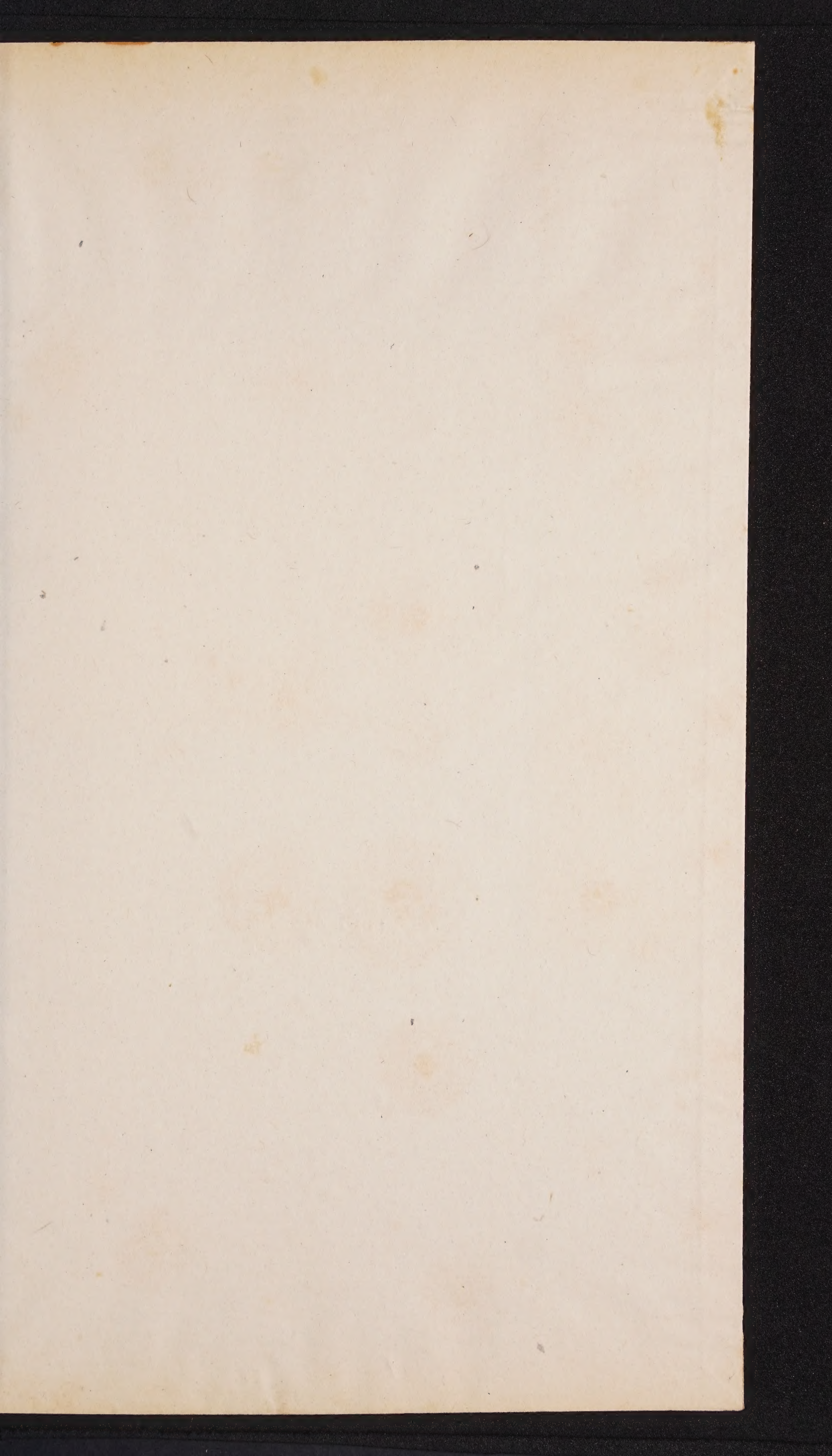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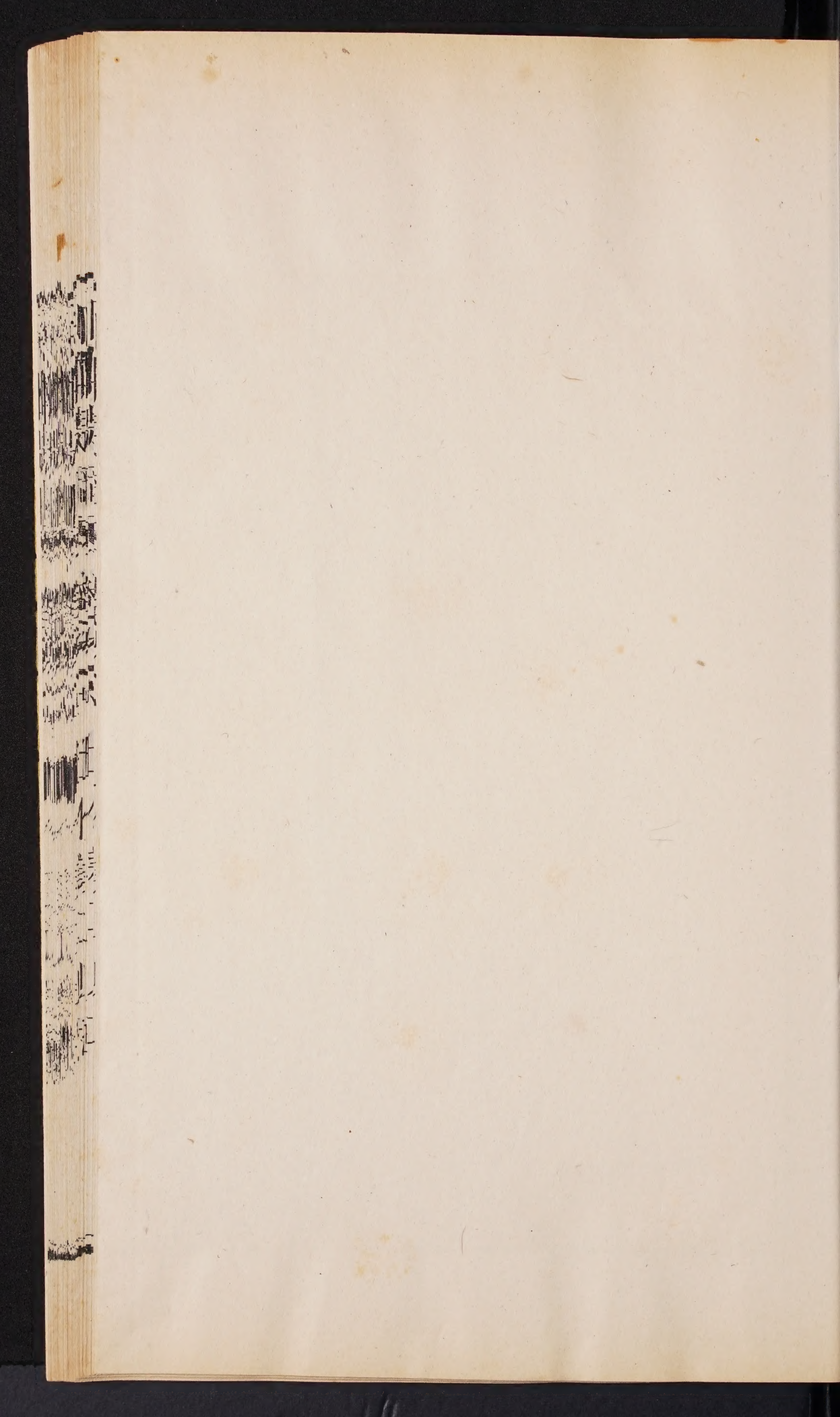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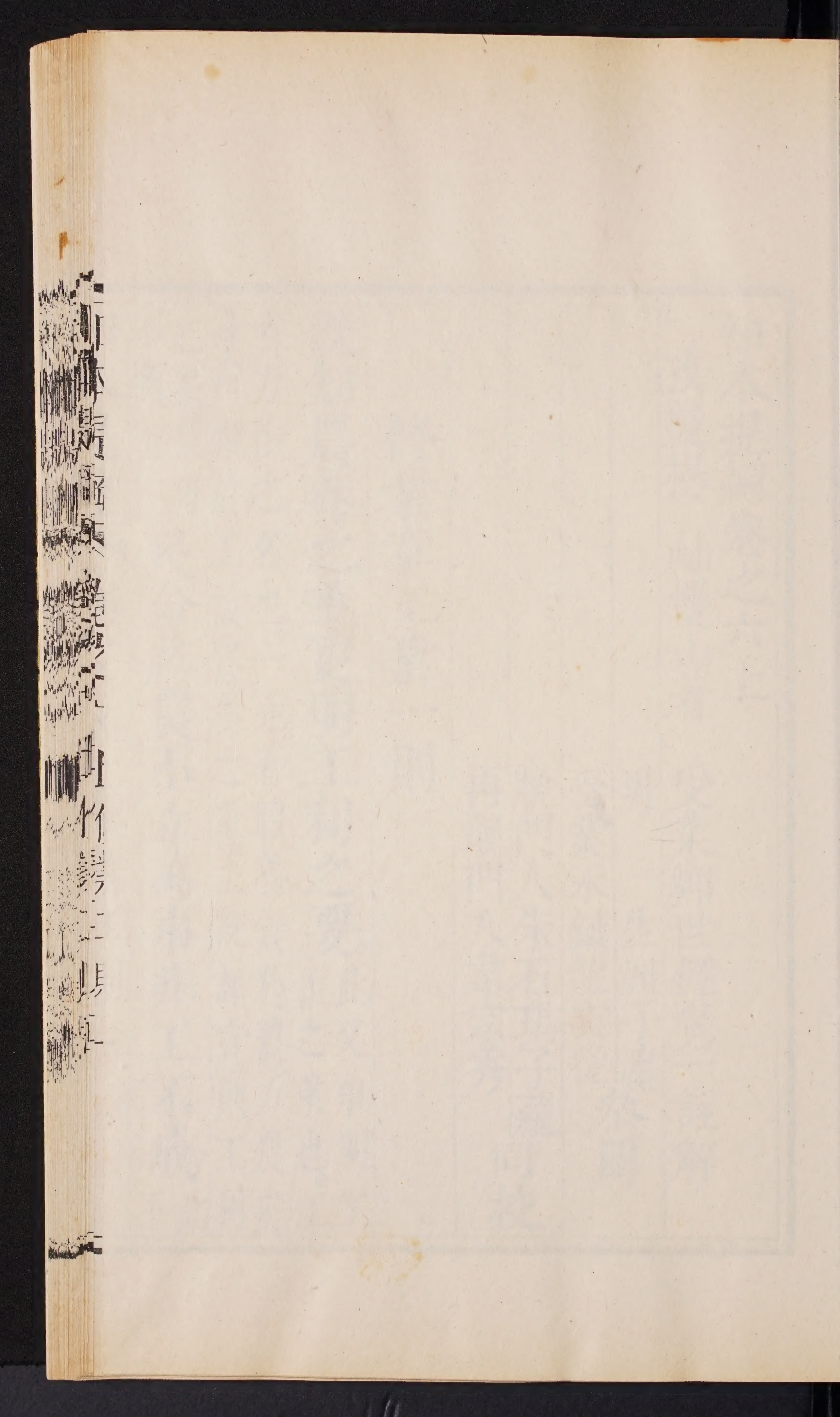
知本提綱 卷六











知本提綱卷之六上

茂陵楊　屾雙山著　受業鄭世鐸覺一註解
男　生洲子瀛　參閱
受業禾鋮龍雲從　參閱
晚門人朱石琪子蘊　同校
再晚門人韋宗秀　同校

修業章工業一則

既知農養之重。更明工利之要。此又申明工作之業也。工者。力作之名也。一元著體。養資於農。力農安身。利賴於工。故農養之重。上既詳言。則工利之要。豈可不明乎。

民命非農不立。萬事非工不成。此下

言工所係之重也。民命。猶言生人之命也。生人非農。則饑寒至而著體毀。命固不立。然即欲力農。而工道不講。器具未備。法度未精。究必萬無一成也。工可忽乎哉。

修齊藉工而著。治平待工而建。

建。立也。人生一元著體。是爲身。身所聯屬。是爲家。家所分統。是爲國與天下。而修齊治平之道出焉。然究其所以著功而建績者。實無一不資乎工也。工道之所係。不誠重哉。

蓋經營圖度者。工之本也。耳目手足者。工之具也。耕織器物者。工之質也。禮樂教化者。工之文也。

此言工道所該之廣。以著其利用之實也。經營圖度。皆謀慮之意也。敎化。禮樂之用也。凡百工作。必有其本。創始於經營

圖度。則本立矣。又必有其具受造於耳目手足。則具備矣本立具備。則質成。一切耕織器物。莫非其質也質成。則文生。玉帛鐘鼓。以宣其敬和。而禮樂以作。敎化以行。此工之爲業。所以上自朝廷。下至鄉井。粗之爲衣食居處。精之爲盡性復命。無不相資。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實一以貫之也。工道之大又如此

權能原本於帝靈。制作自繼乎天工。

此下言工之所由起也。權。權柄也。能。才能也。天工。謂造化之大工。即帝道也。蓋上帝主宰天地。其權無所不統。其能無所不精。故能造化萬物。備用於人。人者。上帝之子。降衷分性。帝即分以造物之權能。是人靈即帝靈。人權即帝權。人能即帝能也。帝既造物以養人。仍命人造物以自養。一物之微。始基終成。帝工人工。各

居其半。卽如麥粟。帝工也。而米麵則必待乎人工。絲棉。帝工也。而布帛則必待乎人工。凡人之制作。皆仰體乎上帝之造化。所謂父作子述之道。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然則工之權能。本於帝靈。工之制作。繼乎

生成消毀。不過

天工。其重大固有如此者。

一念之化。遲速巧拙。良由兩體之分。

上言人之權能。本於帝靈。人之制作。繼乎天工。誠以凡物之生成消毀。皆本帝人一念之所化。盖念起。則物生而成。念滅則物消而毀。起滅轉於一念。成敗著於萬物。其權能制作之妙如此。但帝以神化。不需時日。不用材料。應念而成。天然之巧。人不能爲。人以形化。亦應念而成。然必需乎時日。用夫材料。而後竣其功。故念進工進。念止工止。較諸帝神之化。遲而且拙。良由

元著兩體之不同也蓋元體純以神化超乎形氣是以速巧著體之化神滯於形是以遲拙耳

一神兩化萬物受造而生念帥氣變鬼神運機而成

此言工所由成亦兼帝人而言乃神即神體之神謂以無形造有形也兩謂陰陽鬼神也機即陰陽理氣之機帝所命也蓋造化之成出命者惟一而後權無旁落故帝以一而神奉命者惟兩而後職有感應故鬼神以兩而化然後定其理則用其氣料萬物囿莫不受造而生人為帝子權能原出一本故一性主於中亦一而神也兩手作於外亦兩而化也而事物亦莫不受造矣良由帝性均有帥氣之權能既皆以一神者主其念理由念定氣隨理變鬼神乃運其自然之機以

著兩化之奧而萬物之生成舉由於此是帝性也鬼神也理氣也五者相需始能造物乃帝工人工一貫之妙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耳而其詳仍見事帝章

功用叅造化精思即可通神裁成妙萬物熟習自無難工

此下皆言學工之要也上言帝人造物皆需一神兩化念帥氣變之妙然其學之之要則惟在於精思熟習耳蓋思爲神功不礙色象不阻形質能精則貫徹達奧鬼神自來相告而造化既不難叅習爲形功日積月累日新月異能熟則巧慧自生裁成盡善而世更無難工矣學工

化愚爲智惟在察驗之誠

者可或忽乎哉

承上精思而言思精則通神通神則化愚爲智是精思既爲甚要而其所以精思者則在

於察驗之誠察者。察之於物。驗者。驗之於事。反覆考究。務得至是。然後鬼神來告。而功用可參造化矣。豈徒懸擬以爲思乎。

易拙爲巧。更貴經理之勤。

承上熟習而言。習熟。則無難工。無難工。則易拙爲巧。是熟習亦非可緩。而其所以熟習者。則又在於經理之勤。經者。經營於內。理者。治理於外。夙夜竭力。日無寧刻。然後工巧無難。而裁成可妙萬物矣。諺曰。一勤天下無難事。此之謂也。○按工原不專就匠作而言。凡人耳目手足所司者。皆謂之工。而其學之之要。實不越此精思熟習誠勤四法而已。苟能握要以圖。有不通神而達化者哉。

道明理氣。則料法求規矩準繩。

以上統言學工之要。所該甚廣。此下又特言金木石土諸匠作之事。如造宮室作器

具等務乃取日用之尤切者明之也理指方圓平直而言規矩準繩即爲方圓平直之成法也帝工造物有理有氣人工亦然蓋氣非理則無準則理非氣則無材料雖有智巧亦何所施故學工者必先辨其理則相其氣料而後其工易成然使則定料備而無成法以守之則方圓平直亦難奏功故又必循乎規矩按乎準繩乃能依則用料而萬物無不成矣

先識工師之任次習削墨之職

工師大匠也以其爲羣工所師法故曰工師削墨羣工之職守也工作之始大匠以繩尺鳩工羣工因其繩墨而削之以落成焉故曰削墨蓋大匠繩尺羣工各効其能正如大將指麾萬衆前後左右惟其所使然後克有成功故學工者當先格物窮理以識工師之重任然後量能受事方

習刨墨之本職也。

欲善其事。先利其器。欲得其妙。必覆其功。

覆。反覆覆也。承上言匠作之務。工師刨墨。固有分責。然其所恃以成能者。又在乎器也。蓋工非器無具。器非利難用。故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器具不利。雖巧工亦無所施。但器雖甚利。而其所事之妙。仍宜自得。苟欲盡其妙。尤必反覆其功。若一作不成。遂自棄而不復爲。則終身總無成工之日矣。此又學工之大戒。不可不知也。

彼逸我勞。彼易我難。較其用力固異。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及其成功則同。

此又統爲拙工示以學習之法也。質稟拙魯。用力似難。然苟能加百倍之功。精思熟習。誠勤不已。則用力卽異。而成功實無不同也。

其目凡百。其綱惟四。此下言工之綱也。人之一身。無事不資於工。其目難以盡舉。而云百者。亦舉其大數也。然其綱則下四端盡矣。身工有八。耕。織。針。廚。釀。醫。商。御。各精其能而身無不理。身工者。切身之工也。人生有身。身必有資。八者皆資身至切之務也。耕以足食。織以足衣。針以製冠服。廚以造飲食。釀以供酒漿。醫以療疾病。商以通有無。御以調車馬。八者所該亦甚廣。而其類則統於此。此能一一精。則身得資養而可理矣。物工有八。金。木。土。石。水。火。獸。珠。各勤其職而物無不備。物工者。一切用物之工也。身資物以養。而身工所屬。半為衣食。衣食之外。所資亦復不少。故又列此

八者以爲物工。舉凡宮室陶冶舟車城堰器具什物。及齒革皮毛鑽珠之類。無不該括。苟勤其職。則物備而身愈得養矣。事工有四。書。數。兵。刑。各通其技。而事無不舉。事工者。應事之工也。身工物工既具。而無事工。何以應務。然事工有四。而其最要者。首惟書數。書以宣言傳道。數以參理計用。大而性命道德天文地理兵刑政治。小而制度文物醫藥農桑。及一切身工物工。無不取資於此。次則兵以除暴取物。刑以懲奸弼教。亦皆應務之要需。必各通其技。而後事始不窮於用矣。色工有二。染彩。繪畫。各善其藝。而用無不美。色工者。彩色之工也。上帝造物。各具彩色。以備觀美。以悅心目。故又必彩以飾錦繡。畫以便觀覽。則

色工備而用自無不美矣可不善其藝乎此四者主道之大綱也農工相資爲用。養利各貿其功。上以耕織列於身工之首。此復言農工者。見農道之重。異於羣工也。二者相資爲用。各貿其功。生民有不相安而共享昇平者乎。君知工以臨下。民知工以奉上。王公卿君分工於朝。士農工商分工於野。吏者兵役分工於官。主伯亞旅分工於家。共襄治道之隆。同享休和之福。此又推言君民上下。無人不在工道之中。以見工道之大而重也。王公爵名。卿尹官名。士農工商。吏者兵役。俱解見帥著章。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次子也。旅

衆子弟也。帝降生民。各司一職。即各業一工。或勞心。或勞力。或明其理。或親其事。或督其功。或受其成。或總統於上。或分理於下。實無一人不在工道之中。乃能共襄治道之隆。同享休和之福也。工雖細務。所關不甚大哉

然惟男耕女織固一定而不易。兼書數醫藥亦盡人之皆宜。

此下分別工道之輕重。乃執工之要也。百工之業。原不能盡兼。然男耕女織書數醫藥五者。凡有血氣之身。皆不可忽。蓋耕織衣食所出。固男女之定職。書數乃開通明悟所關。醫藥更療治疾病所係。皆切身之要務。無論男女。於耕織之外。均當兼理也。

餘則量能受工。人無廢事。因才盡職。世無廢人。

餘。謂餘工也。承上言耕織

書數醫藥五工之外。餘工雖不能盡兼。然亦治體所關。不可怠忽貽咎。若或世有廢人。人有廢事。則治道有虧。衆庶何能相安。必宜各量其能。各因其才。專精一工。然後人無廢事。世無廢人。蓋上帝生人。性無不同。而氣質各異。因而才能各殊。正所以使之相資相助。以共成治道。同享昇平。即如明達者習政治。聰慧者習文學。弱巧者習細工。強笨者習粗工。瞽者習聽工。聾者習視工。跛者習手工。攣者習足工之類。皆帝命所關。缺一不得。故賦以相近之才能。俾分受其工。惟殫力盡職。方不違乎降才之命。豈可以勞逸爲輕重。淸濁爲美惡乎。倘受工而不量能。或負才而不盡職。則廢事廢人之咎。均難免矣。試觀身家溫飽。必是力作順命之人。衣食窘艱。盡屬

慵懶廢職之輩。此又就一身一家。言受工之要。以申明廢事廢人之不可也蓋上帝生人。即賦以耳目手足工作之具人若受工盡職。即是順承帝命。身家自然温飽若慵懶廢工。即是違棄帝命。衣食之需。自然窘迫艱困。即如乞丐等人。豈不皆是無工之身。廢人廢事之証乎。一身廢工。一身受累。一家廢工。一家受累。若廢之者衆。則貽害治道者。非淺鮮矣。可知工道之甚要。莫解分執之實功。承上文之意。反覆叮嚀工道之要。分執者不可解其實功也但工有專學不能盡舉。爰畧述切要。惟憑自擇。統承上文而總結之。言百工各有傳受專學。不能盡舉茲但畧述切要之道以明至理。使人知所輕重而已。若

欲學工。各自擇其所好者。心誠求之。無有不能矣。

知本提綱卷之六下

茂陵楊　屾雙山著

受業鄭世鐸覺一註解

男　生洲子瀛

受業永錢龍雲從　參閱

晚門人朱石琪子蘊

再晚門人韋宗秀　同校

修業章禮樂總論

養形莫要於農工。盡性尤重乎禮樂。此又申明禮樂之業也。盡性。解見順命章。蓋農養工利。固爲養形之要訣。禮節樂和。尤爲盡性之重務。修業者。豈可不急講乎。夫禮爲五常之敬。樂乃一元之和。

其本皆具一身其用不假外至此下統論禮樂之由也禮節叙也敬詳見下禮則中樂樂也又藥也凡人聞樂則樂而五行五情之滯皆能調和如藥之醫病也和即元體靈和之謂也假借也降衷分性各命五常之德仁本元和而情主慈愛智則明達其愛而情主謙遜義則聯屬其愛而情主容讓信則固守其愛而情主肫誠惟禮為四端之體節叙其愛而情則主於肅恭肅恭著外而敬實居於中又為肅恭之體蓋敬則主宰嚴明節叙不紊然後慈愛謙遜容讓肫誠之情皆得其正而仁智義信之德始可全備故禮道雖大不越一敬而一敬之功更能兼貫五常也至於和乃一元之本量生發之真機和則萬物生萬事順不和則萬物毀萬事乖然惟敬極而得其安即謂之

和而樂道之大。亦該於此是則禮樂本於敬
和而敬和皆具於一身。其用固不假乎外至
也。奈何忽焉 敬著形而爲禮序氣成物。和著
而不講哉
聲而爲樂。達化通神。氣造化之氣也物兼事
物也。化即造化。神即鬼
神也。敬主肅凝著則爲形而禮制焉蓋造化
生成。萬事萬物。皆有定而不易之則。而序氣
成物。終資於禮。即如五倫原有定分制度文
爲原有定規。使非以禮序之。何以成其倫乎。
又如絲棉本具製衣之材。使非以禮序之。則
經緯無法。何以成布帛而製衣乎。牛馬本具
耕田乘騎之用。使非以禮序之。則穿鼻絡首
鞍勒鞭轡無方。何以成其用乎。夫物不成則
氣不序。氣不序。則造化自紊。而要皆本於人
心之不敬。是敬爲禮之原。而欲習禮者。誠莫

先於敬矣和主流通著則爲聲而樂作焉蓋
凡有形之物皆具五行之體即含五行之神
聲者五行之神也人惟以樂達之自然百物
皆化而鬼神並通而要必本於人心之和是
和爲樂之原而欲習樂者更莫要於和矣若
合敬而習禮合和而習樂雖玉帛雜陳金石
迭奏庸有當乎敬和共原顯著有節愛之別禮樂一
本感通專性命之功此下言禮樂之功也節品節也和和而不放即爲
敬敬而不迫即爲和本出一原而顯著於外
敬則爲禮而節物使各得其所宜和則爲樂
而愛物使各獲其所安其用不有別乎然用
雖有別而其感通之功究無二本所以全其
敬和之實專於禮貴得中而勝則離故和之
盡性而復命也

以樂樂貴致和而勝則流故節之以禮此又分言禮樂之要也禮敬樂和本出一原而禮又曰中曰節樂止於一和者禮內本於敬而著形之等差制度更有無過不及大中之則貴品節之以適於宜樂則內本於和而著聲之節奏亦止要於和而已矣故禮有節文裁制貴得其中而勝則太嚴而不通乎情人多離而難合惟和之以樂而中者得矣樂專化導調習貴致其和而勝則太放而逾乎其閑又多流蕩而忘返惟節之以禮而和者致矣然則禮樂必各防其偏勝之弊而後克底於中和也是在人之善於損益耳禮樂相需而化氣血堅定而平承上言禮樂節和互相資需化去流離之弊則盛德積中光輝發外氣血之行自必堅定

而平。蓋人以五行著體。氣血實爲大綱。禮樂偏勝。則氣血乖亂不平。凡一切容貌辭色之發。皆不得其當。而人之愛敬者必寡。若禮樂既合其宜。則氣血自得其平。凡與交接者。望其容貌而弗敢慢。瞻其顏色而弗欲疎。聽其言論而弗忍欺。推而及於天下。莫不愛敬如一。若不明禮樂相需之化。惟令氣血用事。或拘廹太嚴。致人乖離而不親。或流蕩忘返。致人褻狎而不敬。既不責已之非。必日咎人之失。此流離之弊。所以益甚。而立身處世之道。終不得。

敬和主中而御外。禮樂制外而養中。

其要也

惟內外之協應。自性形之兼調。外無內德。斯爲鄙詐之行。內無外養。斯有暴放之失。

此言內外

相資之要也。敬和。天德也。禮樂。養德之具也。敬和天德主於中。以御乎外之禮樂。禮樂儀器制於外。以養乎內之敬和。內外協應。不惟形調而氣血常平。亦且性得所養而全仁復命。蓋敬和為元靈之實德。通帝之要道。特以著體多欲。不無失德之漸。故以敬和著為禮樂。卽以禮樂養其敬和。二者原屬相需若外無內德。則為鄙詐無實之行。內無外養。亦必有暴慢流放之失。性形何以兼調乎。是惟修禮樂者。必內外交致其功。而後能實獲其效也。

敬和固終身不可失。禮樂尤斯須不可離。

此又承上文之意而歸重於禮樂。以見制外養中之不可緩也。斯須。頃刻之閒也。敬和為禮樂之本。固終身不可失。然敬和不可見。而禮樂有可循。凡人所以異於物而不失其敬

和者。以其有禮樂也。若斯須或離。則五常百行。節皆乖亂而不治。而暴放奸邪之行。迭出其中。惟君子深知制外養中之功。刻不容緩。故威儀常設於體。琴瑟常盈於耳。務使莊敬日强。仁和復還。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也

是以禮制而別造化之宜樂作而發陰陽之和。

此又推廣禮樂之極功也。別宜。即上所謂序氣成物之說也。發和。即上所謂達化通神之說也。禮樂之功。不僅養德。即如造化生成。凡有至著之物。必有至微之理。依於其中。惟禮能一一區別。使得其宜。造化始不爲虛施。而天生地成。自然各得其職。且陰陽五行。不無窒礙之氣。惟樂作而蕩滌消融。能暢發其所以生成之機。而感通元和。陰陽更無愆忒之虞矣

蓋通帝衷而復

元命惟藉敬和之實。致中和而符感應。元賴禮樂之功。此統結上文之意也。元命五常也。言逼帝後命吾人要務必敬和無失。至仁克全。然後帝衷可逼。元命可復。而欲致其中和。以符感應之機。著嘉祥之休。則又非禮樂不爲功。蓋天地之氣。與人身之氣。聯通無間。果禮至得中。樂至諧和。則吾之氣順。而天地之氣自無不順。嘉祥之休。自無不臻。雖大君師一國之氣。家長師一家之氣。師長師一學之氣。性師一身之氣。大小各殊。然其功化則一也。修業者。可不以禮樂爲要務哉

修業章禮業一則

帝命五常禮著人倫之首。禮節四端。順承全

仁之命。上既統言禮樂之要。此下則申明修禮之實也。倫常。解見首章。人倫之首。謂君臣也。君臣肇建人極。故爲人倫之首。而禮實著於君臣之倫。蓋禮立而四德始有其體。君臣立而四倫始有其綱。二者相應。本出一原。是以明倫莫先於君臣。全仁莫先於禮德。禮本元仁之畏敬。節爲四端之節。敘必禮節既修。而後全仁之命。始順承而無少違矣。

禮立而五常之體分。禮行而五倫之道著。此下言禮所關之要也。禮者。五常之一。專言禮者。以仁智義信。皆有情而無體。惟禮有體。四者乃相依以著也。故五常非禮不分。而敬實爲大禮之體。敬立而慈愛可以見仁。謙遜可以見智。容讓可以見義。恥誠可以見信。二禮立體。而四德乃由以分。是五常共體於一常也。

且五倫非禮不著。禮行而尊卑上下內外長幼有其等，容貌辭色拜跪揖遜有其儀，然後君公臣忠，父慈子孝，師明友正，兄友弟恭，夫敬婦順，五倫之道亦無不著矣。禮之有關於倫常者如此。

五常互藏立體準於禮德五倫交輔節叙定於君臣。

此又申明禮為倫常之要也。五常互藏，解見順命章。言五常一本，得則俱得，失則俱失，固有互藏之用。要其立體，實皆準於禮德，所關尤為甚重。良以禮者帝命之節叙，若非以禮為準則，明達非其智，辦屬非其義，固守非其信，而至愛之仁又何以成全乎。至於五常著為五倫，原有交相輔仁之責，而禮既為四常之體，君臣自為四倫之綱。蓋上帝生人造物，各具節叙，惟君臣道立，始能別造化之宜，以定此節叙之

準。使人得盡一持循。不至紊亂。而五倫自皆各全本仁也。是以在性體則禮立而主宰嚴明。五常各依其則。在人倫則君臣立而主宰分定。五倫亦各盡其職。禮爲無形之君。君統有形之禮。故曰禮著人倫之首。而四業之倫修。惟專乎禮。則仁智義信自然貫其中矣。

常相符。五倫各含五德。節敘惟禮。五常勿使一失。

節敘謂節節敘五倫也。五倫各含五德亦解見順命章。言五倫符於五常。而一倫之中。又各含五德而後成。如有一端之失。即爲悖道而喪倫。五常之均重如此。然其節敘之要。則又專資乎禮。立四常之體。垂五倫之範。維持防閑。勿使有一德之偶失。而後倫常兩全也。

人非禮不立。物非禮不成。

此又推廣禮德之要。以見

其甚重而不可輕也言禮爲倫常之體人固依以立物亦賴以成即如鳥獸有頭蹄爪牙毛羽牝牡之規草木有華實枝葉身幹層次之序均含井然不紊之則而備用之功文各需禮以裁成之始合其宜而不誤於用性皆物之需禮者尚如此人可須刻或離哉

同原不因聖愚有異禮本各具惟在修悖分途裁成仍以本禮事物自各得所上文備言禮德之重此下言修悖之分也禮具於性性分於帝人盡同原本無少異而聖愚之分惟在乎修悖之間然其所以修之者其裁成亦仍以本有之禮節之而初無外假萬事萬物自然各得其所蓋禮則生於敬著於恭辨於等行於儀也

總持凝於一本散殊貫於六合此先言制禮之原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恭者莊恪不放之謂等者尊卑上下內外長幼之等差也儀者視聽言動坐立行趨容貌顏色飲食男女之儀則也總持猶言總領也凝聚也一本一心也散殊細微也六合上下四方也言大而天地日月小而昆蟲草木莫不有禮以貫之也蓋制禮有大原內生於敬外著於恭辨於等差行於儀節約而操之則總持凝於一念博而推之則散殊貫於六合良以性所自具故易知易從而又範圍不過曲成不遺惟在操其要而修之禮教自可興矣

修則察乎倫別乎物準乎己範乎人節叙統乎五綱防維廣乎萬端此方言修禮之要也

倫。五倫物。萬物也。五綱。謂君臣官民爲國禮。祖孫父子兄弟叔姪宗族爲家禮。師友戚黨爲鄉禮。夫婦男女爲室禮。而內敬外恭。等差儀節。之統於一已爲身禮也。維。維持也。萬端乃五綱條目。以及衣食居處婚喪祭賓之屬所該甚廣也。蓋修禮有大要。察乎倫常。別乎物理。準乎一已。範乎萬民。統而言之。節叙惟有五綱。廣而分之。防維約以萬端。精詳細密。要皆所以行其儀。辨其等。著其恭。惟恐偶失乎敬。以致漸悖乎禮也。

秩序自在人心。何假外務修飾。私欲各生。形體宜防漸蔽性靈。

此下言悖禮之失。愈見修之爲急也。秩。次也。人心。猶云人性也。下。斂此飭增也。言敬恭等儀。乃禮所本有之次序。自在人心。不借修飾。但依形生欲。私已之念。實所

不免若不豫爲防範以致欲盛難制性靈漸蔽爲害不亦大哉大或干紀滅倫而悖帝小亦傷恩害義而逆命逆命則和氣乖悖帝則生機塞干犯也紀法紀也生機解見明倫章承上言修禮盡倫帝命當然若禮防既失性靈漸蔽一經利害勢惟自知私利不顧天倫大或干紀滅倫而悖帝小亦傷恩害義而逆命夫人受生於帝順命則和氣相通而生機自暢苟小逆帝命氣即乖而不和若大悖帝慈機愈塞而不通凶禍有不迭出者哉自絕上通之仁必失眷顧之恩是求利而反害直生困而死艱蓋人之所以通帝者賴有仁耳若和氣乖生機塞是自絕其仁也絕

則不能上逼而眷顧之恩必失乃原其悖禮私己之意未嘗不欲自利而竟反受其害生困死艱悔何及哉

聖王明其故循帝命之條理而立法救失智者守其法依性具之節叙而檢身防欲

此下詳言修禮之實也檢束也上言悖禮蔽性為害甚大而常人囿於積習不能自振惟聖王仁和無欲深知其故循帝命自然之條理而立為法制以救其失是禮之所由作也惟智者知全仁之道在於修禮禮制之作不由外假故遵守王法依本性自具之節叙而檢束己身以防其欲是禮之所由修也而倫常於此乃立矣

身有內外之別檢有本末之分

內謂性情外謂官骸也本謂內省之功末

謂外制之功以及諸儀節也蓋身爲國家鄉室四禮之大綱所關甚重而實有內外之別則檢之亦當有本末之分自然本立末修內外相應而欲念自消若不先立內本徒務粉飾於外末而求其欲消仁復也難矣

存誠主敬務使心密於修省。

純一事帝之謂誠主於純一而無適之謂敬敬則彌誠誠則愈敬人能深體此二字之實則安身復命之要得矣言檢身防欲之道莫先內檢其心心爲明堂聽政之所性君明理統御必使誠存於事帝敬主於純誠一念之起自修自省時密其功無使私欲昏蔽然後本立而末始可節叙也

制外養中更求躬踐夫儀節。

踐體也儀節即聖王所立之法也言修省既密內念固有所檢然使外無制防之道以檢

其身。則持循無準。欲必旋滅而旋生。故又必躬踐實有之儀節。制於外以養其中。務使內外交修。本末兼飭。欲自日消而仁始可全也

是以欲盡外節之道。先謹內省之功。此下詳言內省之功。乃禮之本也。內省者。一念之發。即加省察以克去其私欲。實爲存誠主敬之要。苟不先謹乎此。縱外節周備。要皆僞而不實。亦何益

鑒觀不爽。念慮常通乎帝衷。質臨可畏乎。鬼神更嚴于人責。鑒觀質臨。俱解見事帝章。言吾人性分帝衷。常相聯屬。故帝實凜凜在上。照鑒我性。無須臾之或離。念慮之起。即與帝衷相通。一動一靜。毫髮難逃帝鑒。欲不誠敬。既不可得。況鬼神之質臨。尤爲可畏。凡念慮之微。幽隱之行。他人皆

不及知而已身之鬼神已為傳布既不能欺
已身之鬼神豈能欺天地之鬼神故吉凶禍
福吾人惟起一念鬼神即應吾人之念運機
而化成是鬼神之質臨更嚴於人責也上有
帝鑒旁有神察內省順明命於未發因小慮
之功自不容已矣
大過人欲於方萌見微知著未發念已動而
事未發也過止
也萌生也內省之功不越順命過欲兩端順
命在於全仁過欲在於帥形故當事為未發
之時常存一順命之念即一事之小亦慮及
於帝命之大而不敢不勉力順承以全元仁
若或欲念方萌雖微而未彰然鬼神傳布奉
行已有昭著之機宜速加過止不可稍有從
形之私以逆命而取
禍而內省始不虛矣氣偏當克常惕几杖之

銘惕。敬也。几，案也。杖，扶行之具也。銘者，書也。謂几於日用器具，皆書自警之辭，刻以為戒也。承上言欲念固當遏止，然人之所欲，亦各不同。如多怒，多淫，多貪，多忌，多慢，多傲，多爭，多詐之類，其病非一。以其氣禀之各有所偏也。遏欲者宜先嚴省己偏所在，力務克去，毋得因循從形，以致欲盛難制。但偏氣用事，習慣不由自主，必於几杖之間，皆書警戒之辭，使朝夕省覽，觸目警心，然後有所敬惕而偏可化矣。其獨言几杖者，舉一以為例也。凡一切日用器具及戶牖出入之處，俱宜嚴勤箴銘，以為克偏化氣之助，乃能外嚴內密，無適而不收修省之益也。

物誘宜防，時凛固逃之懼。凛，猶謹也。內省防欲之功，固宜克其偏氣。然外物之誘，尤所宜防。蓋上帝命物備用，一物各具一理。

用當其理則欲念無自而起若不知用物之宜逐境生欲如飲食男女衣服酒財宮室玩好之類一入其中即不知返其欲甚於偏氣是爲物所誘也故必常省內念所係何事所戀何物時謹圍逃之懼自然用物而不爲物用欲又何由生乎

至敬有倍加欲消即現眞禮精誠無少間仁純自著天則

此言內省極密之功也凡言天者皆謂大也禮乃帝之大命仁之節敘本性自具不假外求特以從形生欲遂至失禮喪仁內既不治外自無節然私欲之生無過氣偏物誘二端若果內密修省上畏帝鑒旁畏神察化偏防誘極於至敬而尤倍加其功則欲念盡消而本然之眞禮自現且敬則積誠愈精無少間斷眞禮現即至仁純既誠於中必發於外無

形達乎有形。睟面盎背。不言而喻則天則自著。而事事合法。頭頭是道。無一能踰乎規矩之外。誠敬內省。然念慮雖謹。尤嚴制外之規之功。豈不要哉

等儀必詳。爰定檢身之律。上文備言內省之功以端其本。此下乃言制外之道以著其實也。蓋念慮之謹。雖能防欲於未萌。防禍於未兆。然使外行不嚴即可動欲亂中。而凶禍仍屬難免。故又必詳立等差儀節之規。遵循持守。定為檢身之律然後事著於實。而內省之功。愈易為力矣。

視聽言動有其法。言性本帝降。仁和無欲。而諸欲之動。皆從形生。如有機焉。一觸其機。即陷入其內。終身不能去。蓋一性主中。百體奉命。人道之貴。貴異萬物。而其感通之要。則有四關。曰視曰聽。凡外欲皆由

此入。是謂入關。曰言曰動。凡內欲皆由此出是謂出關。且出入相循。愈陷愈深。展轉生戾畢世難消。譬如一日習跲語。終身口吃而不能易。良由視聽言動。各有帝命一定之法。一有少違。卽屬逆棄帝命。視其大小緩急。均足生欲取禍。是宜謹愼點檢。務合定法。卽如毋竊視。毋側視。毋游目亂視。凡邪色穢跡戲具私書。皆宜勿視。惟觀人察物及讀一切經傳有用之書。皆宜熟視。又如毋竊聽。毋側聽。凡陰私是非穢語戲詞。皆宜勿聽。惟君命親命師訓友規。一切正直有益之言。及審定音律皆宜詳聽。又如毋輕言。毋多言。毋詐言。毋激言。毋妄問。毋隱哂。毋掀唇。毋狂笑。凡竊發人私。面訐人短。擅議時政。侈談惡行。而護己過矜誇己能之語。皆宜勿言。惟人善宜明揚。人過宜密規。諫尊長宜婉言。誨卑幼宜溫言。及

一切性命道德之旨。皆宜時爲言論。切勿少閒。又如毋忘四恩。悖道求福。毋殘五倫。損人自利。毋惑於異端。毋陷於四惡。凡玩戲游惰之事。皆宜勿作。其所皆宜勿往。惟謁師訪友。及一切修業盡倫職守當然之務。皆宜勤勤經理。更勿少怠之類。自然諸欲不生。而內檢者益密也。

坐立行趨有其度。

趨。疾行也。事有輕重。故行有疾徐。亦皆帝命之節叙也。蓋感通出入。咸由四關。而視聽言各專一職。惟動則所該甚廣。故又申明其意。凡一切坐立行趨之閒。各有式度。苟不加防。非失之狂躁。即失之俗腐。均非慎動之功。是惟修禮者。一一恪守式度。不敢從形便安。即如坐毋箕踞。立毋跛倚。行毋輕佻。趨毋躁急之類。自然品格端嚴。而欲愈不生也。

容貌威儀有其準。

威儀。容貌

之文也總承上二句申言制外爲養中之要。不可不謹也蓋元體本至仁而無欲。欲者著體之所生。不制於外。徒防於中。則欲之根株未去。此制彼發。朝制暮復。豈能盡消無累。惟嚴制其外。凡一身容貌威儀之閒。皆準以帝命一定之節敍。不使少有隕越。良以外之容貌。卽內之磨礪。外之威儀。卽內之英華。外增一分謹愼。斯內消一分私欲。自增一分仁和。卽如頭目端莊。顏色溫平。辭氣雅肅。手足恭重之類自然容貌悉正。威儀盡善。則制於外者既嚴。而養於中者。誠敬益篤。大禮始無不修也

飲食男女有其則。

此又於容貌威儀之外。切舉二端。以見尤爲檢身之重事也飲食男女。詳見調攝章。此特言其培體遠別。自有帝命不易之則。不可少違。卽如雖饑不食不義之食。雖渴不飲無名

之酒。美味勿多食。共食勿飽食。又如齒序異長。行道異路。不同器用。不同居處飲食之類誠能一一順則。欲念自益潛消也。檢身之功。不更密乎。

盡倫理交輔之職

承上言視聽言動坐立行趨容貌威儀飲食男女之道。固皆爲檢身之實。而倫理者尤奉帝命之節。敘。繫屬一身。交相輔仁。以爲歸闕復命之階。誠能以內外益檢之功。互相輔佐。務期一身五倫。共全本仁。則職守旣盡。眷顧自通。而福祥始有由來矣

習周折恭遜之體

行圓曰周。行方曰折。統言進退登降應對之儀也。遜。退遜也。蓋倫理交際。一失粗率。輕則貽羞。重則起爭。所關亦屬甚重。故必動習其體。凡日用應接皆有恭謹退遜之容。即如揖必深圓。拜必從容。界不踰尊。少不先長。主不輕客。客不慢主之

類一一勤習務使有雍容和雅之美則交接無不善而檢身之功乃全矣○按自視聽言動至此皆言檢身之禮而所註之儀節實乃酌述大畧以爲持守之端至其詳則列後禮儀門中再爲以有形而養乎無形以大禮而參稽可也

全乎至仁蓋檢身之功有形之禮也檢心之功無形之禮也盡其有形則無形者愈得其養有形無形兼盡則大禮自無不立禮者仁之節叙禮立而至仁有不全乎此修禮之功所以誠敬主於中恭順著於外內爲全仁之要也

立天德外修儀節乃逼帝之要道固盡人而皆宜此又統結上文檢心檢身之功以起下文之意也蓋誠敬主中則天德立恭順

著外則儀節修。二者僉盡。禮立仁全。實屬通。
帝要道。八皆帝子。各受大命。郎宜各加修明。
不可從形廢失。以致
喪元仁而悖帝眷也。至於郊祀軍旅。婚喪服
御。事僉適乎國家鄉室。用不越乎制度文爲。
大君主其制作。萬民效其觀法。

上備言檢心檢身之功。盡八皆宜此。下言國家鄉室之制度文爲。而歸其制作之權於大君也。郊。解見事帝章。祀。則祭山川羣神。以及宗廟先聖之總名也。士庶之祭。亦統於此。軍旅者。治兵之政。所關甚大。凡上將偏裨。以及步伐止齊之間。皆有相接之禮。不可隕廢也。服御。謂冠服。及一切宮室器用之禮也。以上數端。乃國家鄉室之所均重。然其所用。皆屬制度文爲。隨時而定。非若

檢心檢身之功。爲不易之則也惟大君聰明首出。主宰寰宇。操此制作之權。以爲畫一之典萬民亦惟仰效觀法。自可謹身寡過此即帝命節叙。不可少違。修禮者可不務遵時乎。

齊億姓爲一律。共享同風之治。約四海如一家。咸樂郅隆之休。

齊。一之也郅隆。至盛也承上言大君主制作。萬民效觀法。無參差專擅之弊。絕殊鄉異俗之患。所以齊億姓之衆爲一律。約四海之遠如一家。而同風之治。有不共享郅隆之休。有不咸樂者乎。

不得私心自用。有乖統屬定規。

言大君所以操制作之權。使四海億姓。皆歸畫一者。誠以天下之勢。必統於一。而後定。定則安。安則同享昇平之福。而成熙皞之化。正不得鄉殊俗。家殊

師。私心自用。有乖統屬。定規。爲經爲曲。總在致生人有不安之大患也 上

明性以帥形或損或益尤期遵王而守法 二

節。明大君主制作之意。此一節言萬民效觀法之實也經。禮之綱也曲。禮之目也經禮曲禮。條件繁密。然其大要總在明性帥形。由中以御外。而其經曲之内。或損或益。時王自有良法。尤期遵守無違。而禮節始無不修矣

禮貴得中。文繁即是失節。道惟心安。見泥自屬矯揉

此下切言修禮之要。以見大禮外本乎内。制因乎時。原屬易修之業。以總結上文之意也此所謂禮專謂儀節也道。即謂禮也泥。拘也矯揉者。勉强造作之意蓋禮之爲用。以全仁爲得中。此帝命之節叙也無禮

固失於野。若徒懲其鄙野。踵事增華。必令文繁失節。細瑣難行。尤非得中之道。不思禮道原貴得中。審其輕重。定其詳畧。心安即是帝命。若見識拘泥。舍己心之所安而外求節文。自屬矯揉造作之私。而非帝命節叙之本然矣。○按此節乃修修禮切要之務。而道惟心安一語。尤爲修禮之原。即如漢叔孫通以朝儀不肅。會制漢禮。使朝儀整齊。人皆帖然。高祖親謂樂於爲君。立四百年之基。是即心安是道也。而後人往往譏其失古。豈通達時務之言乎。又如宋之陳烈。值友人之喪。執詩所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意。帥其門人。皆俯躬往弔。又豈非拘泥矯揉之明驗哉。

制度因時。性形同原。至道務求乎實踐。天象昭垂。物則顯示。大禮尤燦

於目前。至道。亦謂禮也。天象物則。謂如聖王觀星辰以制章服。觀拱鼠以作儀節之類是也。吾人苟泥於修禮。矯揉造作。必至舍近求遠。妄滋紛更。不思制度損益。時各不同。自宜因時守法。即可謹身寡過。至於性形本屬同原。內外兩檢之功。豈有殊致。更能力行不怠。何難禮立仁全。可知至道原貴實踐不在繁文。若一有拘泥。已失帝命之節。何以爲禮。況天象物則。皆垂示修禮之法。至爲昭顯。聖王每因此以定規程。吾人誠一仰視俯察。自知大禮燦備目前。又何必舍近求遠。自取矯揉之咎乎。○按制度隨乎時制。禮德在乎力行。力行不藉助於古人。時制豈需賴於古典。理本易明。無容過泥。乃後人力行甚少。往往淺視時制。徒怨秦火。焚毀禮書。不思秦火所焚者書也。豈併吾人之性形與時王之

制作。及天象物則之至理。而一概焚之乎。夫猶是時制。猶是性形。猶是天象物則。古人處之。而禮修。後人處之。而禮失。可知禮不在乎古典。而在乎已身之力行。若不力行實踐。徒泥古典。不惟取生今反古之咎。且一已身心。兩無所檢。終至廢禮棄仁。泥古者果何益乎。

興廢係教化。何關氣運。盛衰。聖愚非性生。惟貴禮節明備。

氣運。運氣之運行也。禮節。兼五綱而言也。蓋世道之興廢。惟以教化為盛衰。而於氣運初無所關。知氣運之無關。愈知聖愚之生。亦非其本性有殊。惟是禮乃帝命之節叙。盡之者斯為聖。失之者斯為愚。而明備之美。自宜急為修明。良以教立禮明。則世道興。而人多聖。教失禮晦。則世道廢而人多愚。是世道之興廢。生人之聖愚。均係

禮樂教化而禮節尤教化之先務也修齊治平咸有賴焉修之烏容已哉○按後人是古非今捨近求遠往往謂上古氣運最盛故多興而常生聖人後世氣運日衰故多廢而不生聖人不知上帝生人至爲公普由古及今運行惟一氣生成無二道豈有前盛後衰之理即如周列三代春秋之時尚爲近古已有侵奪詐僞之患甚至父納子妻子烝父妾臣子弑君父者繼踵不絕載在典籍昭然可考若云此即日衰之漸則降至漢唐當無復有寧居矣何以聖君迭出治日反多乎斯爲通帝之先資莫懈消欲之首務此總結禮業之意也言禮樂共出一原其功並重然禮爲樂體必先防檢內外使主宰凝定誠敬無間而後和之以樂使無流蕩失節之弊故吾人修業盡倫

上而通帝。禮爲先資。下而消欲。禮爲首務。惟在循序漸進。自然體立而用亦行矣。而其詳仍見後禮儀門中。

修業章樂業一則

禮樂相需。流離切勿偏勝。敬和一本。體用自宜兼修。此又申明修樂之實也。體。謂禮爲樂體。用。謂樂爲禮用也。禮本於敬。樂本於和。禮樂原屬相需。切不可一有偏勝。致生流離之患。良由敬和一本。禮明欲消。中心已有太和之意。復用樂以暢其天機。乃能欲化仁全。此固體用兼修之道。吾人所宜盡心也。

夫性分帝衷。元靈仁和而依形。形成五行。生

覺凝合而載性。此下先言性形之分。乃用樂之由也。人生性形。實有兩體。故性分帝衷。以元靈之仁和。依形著立。如日映水。形成五行。以生覺之凝合。載性順從。似水承日。知此兩體之妙。則生人之大要既得。而樂和之功。自不容已矣。詳仍見帥形章

性無昏明之異。形有清濁之殊。承上言人性皆分於帝衷。禀賦性均。純一仁和。併無昏明之異。性形成於五行。感受參差。實有清濁之殊。性依其中。於是亦有智愚之別矣。

性能帥形而化。形能囿性而迷。性以無色象形質之元體。主乎有色象形質之著體。實屬一本相符。故念動氣隨。自能統帥其形。歸於中正。以變化乎氣質之偏。然性既無色象形質。凡天下有色象形質之物。自

不能蔽錮其明。宜其皆能帥形而無所迷。乃性依於形。即因形生情。順命爲理。逆命爲欲。欲亦無色象形質實能困此無色象形質之性。是謂形圍。而本初之仁和。自此迷矣。蓋性能帥形。亦能從形。形能順性。亦能圍性。形性之閒。帥圍之分。誠不可不審也

明性方可帥形化形自然釋圍。承上言形能圍性則帥形釋圍之功。愈不能已。然欲帥形而不明乎性。形不可得而帥也。釋圍而不化乎形。圍亦不可得而釋也。故必先以自性之靈。格物窮理。深明吾性之依形。原借此形以明道立功。豈可從形生欲以益其過。然後性權自勵。主定端本。方能統帥其形而歸之中正。且性爲明道立功之主。形爲明道立功之輔。又豈可任其偏質不爲帥化。致有乖情生欲之弊。惟旣以禮節之

又必以樂和之則欲化而形亦化形化而欲不復生於是欲之錮固盡釋而性之本和自復矣○按以上四語精絕千古乃立身之指南入道之津梁誠能一日三省斯言其進機自不能已也

化形莫先於禮節禮節尤資於樂和

此下言樂之用也形易生欲惟先以禮節之則形有所檢制而欲無自生然節以禮而不和以樂則天機未暢而仁和之本樂猶未能復還此所以禮節者尤資樂和而後爲化形之至功也

夫陰陽有氤氳之機五行有合和之化

氤氳合和俱解見首章此推本形聲之始而言陰陽氤氳五行自然合和機發而化成人之形聲始凝而成體者其氣也通而成聲者有自來矣

其神也。神。即鬼神之神。言土水火天。合和一氣。故能凝成人物之體。而每行之中。又各具一神。氣凝則神通。以成人物之聲。此形聲之原也。既知其原。然後可言樂之功用矣。兩神相符而感應出。兩體相接而間隔通。符。合也。人當受造之後。各成一體。各具天地。使無以相通。則塊然者何所知乎。惟神通而成聲。聲發而兩體之神。交相符合。感應之道。於以自出。然後兩體間隔之關。始得接通。而人道著矣。五聲成文謂之音。五音相諧謂之韻。成文。謂各成其聲也。諧。亦和也。感應之出。間隔之通。皆賴於聲。聲之所關。誠爲至要。然五行各具一神。五神各發一聲。五聲各成其文。是謂宮商角徵羽之五音。五音相諧。無過不及。渾

然一體。乃韻之所由名。而樂之所由作。皆造化自然之妙。非人力之所能強爲矯揉者也。

韻者。五神之合和。所以感通乎五行之體。體者。五行之合和。所以符應乎五神之聲。五神者。宮爲土之神。商爲水之神。角爲氣之神。徵爲火之神。羽爲天之神也。言韻乃五神之合和。無太過無不及。故能感通乎五行之體。有感斯有應。而體亦五行之合和。無偏勝。無攻滅。所以能凝合化生。符應乎五神之聲。是形聲本出一元。而其相需之妙如此。樂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樂功由此而著。人道賴斯而成。此斯者皆指上形聲之相需而言也。蓋惟形聲相需。則感應之資。自不可無。而樂功乃由以著。人道自賴

以成也蓋二儀分四有具五常賦性五行立身外凝五官指元首與手足而言內結五臟著為五倫發為五情通為五音感為五神體雖殊而理實一本用即異而氣聯一元此下言樂之要也二儀解見首章蓋總括造化之妙而言大而天地小而人身雖有二儀四有五常五行五官五臟五倫五情五音五神之別然殊其體而理皆本於帝道異其用而氣共聯於一元則樂固非外假之端而人之用樂亦非外鑠之事可知也故感應盡造化之妙音樂收性情之功天地人身既皆一氣聯貫所以大而風雷晴雨小而草木

鳥獸。精而鬼神。粗而人事。有感卽應。無非一氣相通而造化之妙。實盡於此。至於音樂。尤屬感應之專職。蓋五聲本乎五神。五神運乎五行。五行化乎萬物。萬物成乎萬事。故音樂一作。而順氣成象。嘉祥著休。感於外者如此。而感於內者。自然欲日化而仁日至。是以禮節更兼樂和。而後理性陶情之功。始收其實效也。

性依於形而不限於形。樂作於器而不滯於器。此又著其收功之實也。器卽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屬是也。蓋性雖依於形而有自主之權。無色象形質之迹。本體之中各具天地。是本不爲形限也。惟樂亦作於器而流通無礙。究不滯於器而純以神接。不有合於性之不爲形限乎。

性之所發爲情。情乖爲欲。欲盛

則圓性猶烟冰之阻水火樂之所發爲音音和爲韻韻通則化欲如針芥之應磁珀針芥磁珀俱解見帥形章言性固不爲形所限而依形發情情乘爲欲欲亦無色象形質而不限於形故積盛自能圓性猶烟冰之阻水火蓋烟盛則鬱火冰盛則滯水是其阻之者即其生之者也且欲既圓性無物能解惟樂發爲音音和爲韻韻通五行之神即能同類相感與人身之神兩兩相符合如磁之引針珀之拾芥而後欲可得而化圓可得而解矣四無

原同乎性欲兩神自妙於類求四無者謂無色象形質也兩神者謂樂之神與人之神也蓋樂作於器而不滯於器亦無色象形質與性欲原屬同

類自然兩神相符感通無迹而以類相求故能宣鬱解慍消融渣滓蕩滌邪穢理正性而返天眞無非樂道之妙也是以本於仁生於和著於音布於器齊之以律節之以序其性通神而達化其情窮本而知變此下言修樂之原也律者律也造化自然之音具於器中別名以定若律之齊物即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吕夾鍾仲吕林鐘南吕應鐘之屬是也序作樂初中終之序也神化指鬼神氣化而言也窮本知變謂窮其音之所本知其音之所變指吉凶感應而言也性情猶言體用也蓋仁和內具樂非外假一切音器皆本性之仁和所著而布而齊之以律節之以序遂使樂之功用昭然顯灼性則通

神達化而發天地之和氣情則窮本知變而
别吉凶之負機是在內之性與在外之樂以
神相接原本一體一和無無所不和一乖內合
無所不乖惟在修樂者之自審而已矣
五常之德外感五行之和神言樂之所以能通
神達化窮本知變
者良由樂有五音五音本乎五神五神應乎
五常理原一貫故五音之內宮信商智角仁
徵禮羽義各含一常之德自能合和流通感
土水氣火天之神乎其乖戾之端而發其和
氣使有吉清明象天廣大象地升降象水火
而無凶也
節奏象氣運升降指抑揚高下而言也節奏
指頓跌流行而言也蓋樂既通
乎五神合乎五德感乎五行是以聲之清而
明晰者則象乎天聲之濁而廣大者則象乎

地聲之抑揚而升降者則象乎水火聲之流行而節奏者則象乎氣運夫造化至大人物至繁要皆五行之所變化成形成體生生不息乃樂則通乎五神合乎五德而感乎五行其爲功亦曷有紀極哉

故五音動五臟調五情養五常韻和欲化神速而無迹

言樂之五音既出於五神而感乎五行人之五臟亦成於五行而具乎五神故五音之作內外兩神自相感通卽如韻鑼定準十二律之鑼或以簫管吹黃鐘之音則黃鐘之鑼不擊自鳴吹大呂之音則大呂之鑼不擊自鳴又如二琴並鼓音韻如一置輕草於彼之宮絃而鼓此宮絃則彼之宮絃自應視其上之輕草飛舞遊走商角徵羽及一切敲金擊木莫不有然觀於音聲之感愈知神應之妙

故聞宮音則脾臟應之而動於以調其肫誠之情使人神志溫舒而養其信德聞商音則腎臟應之而動於以調其謙遜之情使人神志樂善而養其智德聞角音則肝臟應之而動於以調其慈愛之情使人神志惻隱而養其仁德聞徵音則心臟應之而動於以調其肅恭之情使人神志整齊而養其禮德聞羽音則肺臟應之而動於以調其容讓之情使人神志方正而養其義德蓋五常發於五情五情通於五臟而惟樂音之神與人身之神交相感應外韻甫和內欲即化曠怡之趣不知其然而然無迹之速應真有神不可測者夫欲化則仁還仁還則通帝衷復元命生人之道畢矣此樂音之感人所以為至妙也

大樂和陰陽通鬼神洽人物此聯彼貫機本

乎一氣大樂謂大成之樂也此所謂鬼神乃天地之鬼神也洽亦和也樂之感人調情化欲其效固夫然此猶屬一人之身推而廣之凡陰陽鬼神人物之廣遠莫非大樂之感格蓋天地之中止此一氣化生不息故流通無間無不相應之端是以一元分爲陰陽陰陽運於鬼神鬼神著於人物流動之氣凝爲形聲之氣形聲之氣復散爲流動之氣原屬一體相貫而大樂之作自能相感而和助乎陰陽之生成鬼神之運化使風雷時晴雨均三光明寒暑平五穀登萬物蕃是陰陽和而鬼神通既見感孚之妙且作於廟而靈爽來格作於朝而君臣相愛作於國而官民相安作於家室而父子相親兄弟相依夫婦相諧作於鄉而師友戚黨無一不相敦睦甚至頑逆向化鳥獸儀舞樂道之感孚更爲至

神良由韻和欲化。欲化。仁還。各平其氣而至愛。益出。所以太和之休。有以洽乎五倫。而及乎萬物也。觀於陰陽鬼神人物之相感。可知此聯彼貫之妙。達幽通微。非其機之發動本於一氣。何以若是乎。則夫造化之全體大用。無不該於樂中矣。

觀內外之相符。知功化之至極。

蓋動五臟。調五情。養五常。是樂之符於內也。和陰陽。通鬼神。洽人物。是樂之符於外也。功化至性此。尚有復加者乎。甚矣。樂道之大而妙也。

通帝眷。惟藉太和之臻。仁復元命。尤賴五神之感。

言惟樂之功化。至極無加。愈見五神之感。感不可須臾少離。蓋帝爲大父。人爲帝子。念慮原相聯貫。然性本至仁。因形生欲。因欲成固。失其本初之仁和。遂自絕於帝而眷

顧不通。故吾性通帝之道。惟在自臻太和。返其本眞。返本則仁。仁則自能復還元命而帝眷始通。但復命在於全仁。全仁原有實功。禮節之外。尤必賴乎五音之養。五神之感而後欲消和浹。併化乎禮節之迹。斯爲物我於以至仁之全也。樂道所係之重如此

無間造化於以潛孚。神感音通。自然韻和欲化。全體仁愛。旣無物我之間。而命復眷錫。造化不且潛孚而和氣致祥乎。此樂之爲用。所以與禮節並重也。音

聲一本。豈有貞淫之殊。邪正由心。不無變化之異。故正者感焉而皆貞。邪者感焉而皆淫。

此下言貞淫之變。不在音聲而在人心。以起下修樂之意也。樂之和諧而正者。曰貞樂之

乖戾而邪者。曰淫。變化。氣隨性遷。變化以成貞淫也。蓋音聲其出一本。原無貞淫之殊。惟人心之動。因形生欲。邪正不同。正則性自帥氣。變化而爲貞。邪則性亦帥氣。變化而爲淫。故正者之感於樂。貞固貞。邪亦貞也。邪者之感於樂。邪固邪。貞亦邪也。審乎貞淫之由。察乎邪正之幾。則感樂之道得矣。

或感外而達內。陽通其陰。或感內而達外。陰通其陽。

陽。卽外。陰。卽內也。蓋造化物我。一氣不分。其相聯貫。故相感無間。而所通各有內外陰陽之別。然內外無二理。陰陽惟一原。氣機通達之妙。正非人力所能强也。○按內外陰陽之感。事有明驗。卽如師曠聽南風。知楚之不競。是感外氣之變而達於內。陽通其陰也。又如蔡邕觀捕蟬。琴韻卽傳殺伐之聲。是感內

氣之變而達於外。陰逼其陽也。夫內不能不達於外。外不能不達於內。則邪正貞淫之間。君子可不慎其所感歟。

邪正有和乖之情。貞淫有善敗之應。休咎運於一氣。神化發於未形。善敗。猶言成敗也。言內外陰陽感通至捷。則心之邪正。必感為樂之貞淫。邪正者既有和乖之情。貞淫者自有善敗之應。蓋性帥氣而變。氣從性而化。其和而善者為休。乖而敗者為咎。皆運於一氣之中。而聽乎自性之轉移。即其形迹未著。而五音之神。已代性化而發其將萌之機。此在外固難以欺內。而在內亦難以掩外者也。聲音之感。貞淫微矣哉。

相感既在乎人。修樂宜知其要。此下言修樂之要也。蓋聲音之相感既在乎人

心之邪正則修樂者宜先知首明仁和之本其要領乃能收聲音之功也

本立而逐處皆樂次習形器之末末修而因感濟和承上知要之意而言樂有本有末仁首明仁和之原性所自具了悟貫徹而無疑則欲自消欲消則眞樂自現凡日用動靜逐處皆有逢原自得之趣然後再習形器之末如琴瑟簫管之類審其音調其韻齊其律節其序則末亦無不修而因外感而濟內和以化其末盡消之欲斯能復還仁和之域而得其本眞之樂也蓋末修而本不立則內無元和外樂雖作而不能入本立而末不修則外無和感內欲雖消而不能化惟本末兼理然內外交養自然欲念盡泯而仁和始復矣

隆大成襄贊之美著八音迭奏之妙備羽籥干戚之器定屈伸舒疾之節昭功象德感天地而效靈易俗移風諧神人於同樂大君主其制作萬民沛其化育自有損益定規非關士庶可議大成朝廷大樂之名襄贊大成之樂分職襄贊一人各執一器也八音節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八音也迭奏更迭進奏也羽籥文舞所執干戚武舞所執之物也屈伸舒疾謂執器舞蹈而身有屈伸容有舒疾也功德大君治世之功德也形器之末固足濟和然化世大樂如衆職襄贊之美八音迭奏之妙羽籥干戚之器屈伸舒徐之

節所以昭功象德使天地效靈嘉祥著休徵易風俗使神人同樂感格一氣性大君得主其制作萬民各沛其化育熙熙皞皞同享昇平之樂以成郅隆之治故其或損或益良規定於一人士庶仰籍薰陶豈得擅自擬議良由大成之樂乃聖王化世之大權帝命所關原非士庶所能與也

性是樂貴致和人人各具一性韻能化欲物物皆含五音

化欲與消欲有別消者藏少之謂化者盡泯之謂也言化世大樂固非士庶可議而借物感和自有隨宜之便蓋人性本和惟樂能致而樂之所賴以致和者韻也故欲能圓和而困韻能化欲而無良由韻發於物和本於性其出一原兩相對待無人不具一性無物不含五音是一物之韻即足感和化欲以復

還吾性之本然。又何必風月花鳥無處不發
廣備衆器而後爲樂乎
其韻。言凡物皆含五音。亦凡物皆發至韻。即如風聲有八。聽八風。可以制八音。又如月體無光。借日爲光。吾人性形相依。觀明月可以悟性道。又如花乃草木之精英。即本身之著神。觀其明媚。可以動天機。又如鳥語多司喚時。亦其本身著神所化。聞其啼喚。皆可以感性靈。是太和之韻。眞無處而不發。人日處於風月花鳥之中。惟在自悟而已矣。
琴瑟簫管得一足調其情。琴瑟簫管皆樂器之名。風月花鳥韻發太和。固在人自取。而日用樂器。更當有所熟習之物。即如琴瑟簫管。皆不假他人之力。取捨自便。得一二器。即可禁邪僻。防淫佚。化欲感和調自性之情。而無難。其餘諸器。隨便而用。

則太和自洽身家矣◯按琴伏羲所作其時有丹鳳棲於碧梧喈喈有聲伏羲見之因採嶧陽之桐削而為琴節採嶧山之繭抽絲為絃以定音律而天下化瑟亘桑所作昔五十絃今折其半為二十五絃一手鼓清聲一手鼓濁聲陰陽皆得其和簫管併黃帝命伶倫所作截昆山之竹制為簫管定六律正五音以和天下今諸器俱存斯世惟在吾人按器求音自見感

山水啓機於動靜鳶魚觸趣於通之妙也

飛躍笳韻砧聲思每與夫鄉國牛歌秧曲樂亦發乎昇平◯笳卷蘆葉而吹之亦樂器也砧聲杵衣之聲也牛歌牧牛童子乘牛背而作歌也秧曲水田栽秧而詠曲也亦承上意推廣樂道之妙無往非感和之助

即如山靜水動峙流之狀有似於隨遇之安覩之而其機自啓又如鳶飛魚躍俯仰之間有似於適性之樂觀之而其趣自觸又如笳韻砧聲客窻一聽而鄉國之思自興牛歌秧曲行道一聞而昇平之樂自發是凡天地覆載之物有情無情無一不有眞樂具於其中而惟善悟者能自領之也他如日星光燦草木翩蕃雨洒葉聲風敲竹韻以及夏日鶯啼秋日蛩鳴之類自當類推而得其妙矣

三籟皆生意之含四序盡元和之流

籟猶聲也三籟者天籟風聲地籟水聲人籟歌咏是也四序即四時言其行之有序也亦承上言無物非樂無樂不感以致反覆醒覺之意蓋三籟之發入皆習而不察若澄心靜聽自皆見有生意之含以感觸吾性之元和而且四時運行生

機推遷花卉按時而易山水因時而改鳥獸應時而更風聲隨時而變日新不已無非造化元和之流然實與吾性之元和共出一眞本人能遠取近驗其於樂道思過半矣

樂全須領受感發豈專鼓吹神純志靜至韻觸物即得欲蔽性昏佳音盈耳不聞

鼓吹作樂之總名也樂道既廣則感發之益惟在吾人自為領受止不可專索鼓吹徒務外飾蓋樂以致和為要若能明其大本在於人心自然欲念漸消神純志靜觸物即得至韻以感其元和是聲固樂即色亦無非樂也鼓吹之聲固樂即自然之聲亦無非樂也若大本不明失自具之元和而欲蔽性昏雖索盡鼓吹究竟逐處煩愁無一善狀不且佳音盈耳而不聞乎

甚矣。領受之功。宜察色象形聲之別。兼詳天

不可外求也。

工人作之妙。此又細推樂業之類。而專其功

化一本感應通神。無非樂道之妙。而其類正

宜詳察。即如仁和內具。乃色象形聲俱無之

樂也。八方風聲。乃有聲而無色象形之樂也。

山水花月。乃有色象形而無聲之樂也。鳥語

蟲鳴。琴瑟簫管。乃色象形聲俱備之樂也。然

四者之中。惟內具仁和。爲元靈本體。實資感

通於羣樂。而風月花鳥之屬。由於天工。琴瑟

簫管之屬。賴於人作。由天工者。隨乎天機。賴

人作者。盡乎人力。於天人交致其功。則造化音

樂之妙。自無不得。而本體仁和之樂。自無不

全。元和自在人心。本非外假。音韻仍存器具。

矣。

惟務躬修。此下特中人作之樂。以見修樂自有專功也。蓋天工之樂。雖具自然之妙。然泛而難悟。惟人作之樂。隨時躬修。感通實爲至切。良由樂貴致和。而元和自在人心。本不外假增益。況音韻之和。仍存器具之中。一物各含五音。一音互藏五聲。愈分愈細。各有定數。數盡則音自無。此乃造化自然之韻。原與人心自具之和。一本相符。吾人躬修樂業。惟務按器求音。按音和韻。韻和而性亦和。在內之和。即在外之和。在外之和。即在內之和。一而不分。而仁全命復。生人之道畢矣。若不力務躬修。徒事口談律呂。毫無益於身心。智者顧如是乎。○按禮樂爲全仁復命之本。所關甚重。而修之貴得其要。禮必先檢己身。次遵王制。以寡其過。樂必首明元和。次習一器以化其欲。即可全仁復命。而無難乃後

人於禮樂儀節器具每不身親調習輒謂秦火焚書古典散失無可考究羣相怨痛坐令禮樂廢壞不修夫修禮之惑前已附辨惟是樂本致和而元和之樂仍在人心故古昔聖人聽八風之音作樂以宣人心之和秦火縱能焚毀要不過焚書而已豈能併人心風聲而一槪焚之乎凡音韻出於器具自有定數律呂不過定音之則本無深義苟能誠心按器調習自能得其精妙乃支離穿鑿舍器具之定音而徒怨秦火苦索律呂以爲古法失傳不思音韻由器具而出律呂由音韻而定古人於器具未有之先無中生有以造音樂今人可於器具全備之時反棄有求無而甘心廢樂乎夫人性各具元和萬物各含五音其感通之妙惟在音韻之諧和不在器具之今古是卽器具無存猶宜自制一器以感其

和况器具之全備乎若謂古器工巧今實不如然細考今器如紙筆眼鏡碾磨自鳴鐘之類精於古人者甚多豈得謂今人不及古人乎可知樂貴身親學習不貴若索古典脫無學習之功即秦火未焚樂經山積誦讀終身而不識器具之名不辨鼓吹之節亦何益乎鐸師此則灼見禮樂之原一洗陋習大爲發覆故附論於此實不自知其言之長云學者誠觀於是而實用其力自然仁熟習精思積全命復禮樂之經尚何亡哉

久自明其理口傳手授誠求即遇其人蓋樂理雖深然其元和在人心音律在萬物器具在斯世誠能習之以熟思之以精形神並進積久不懈何患至理不明但樂乃實務不可專恃己功必求口傳手授之人用力自然倍易切

勿謂世無知音。甘心廢棄。良由造化盡於感應萬事立於誠。求苟能積誠以感。悉心採訪。天下即有應感之人。況性形同原。即使果無知樂之人。又何難無中生有。自明其理乎

斯爲全仁之極功。莫懈順命之實務。此總結樂業之意也。生人之道。在於通帝。通帝之要。在於順命。順命之學。在於全仁。全仁之功。在於修業盡倫。農以養之。工以利之。禮以節之。樂以和之。而其功極矣。生人之道亦盡矣。順命者焉可少懈其力哉。而其詳亦見後樂律門中

修業章禮樂後論

夫禮者。天地之節也。樂者。天地之和也。上二則分

言禮樂之道。所係甚大。此下復統言之。以致其反覆叮嚀之意也。蓋禮樂之道。原於帝命。具於人性。而徵實於天地之間。故禮卽天地萬物之節敘。樂卽天地萬物之元和。在人心與在天地。初無所異也。而其不言萬物者。該於天地也

節故百物皆別。和故百物皆化。

天地惟有其節。故百物之體皆別而不亂。天地惟有其和。故百物之體。皆化而不滯。禮樂之著於物者。如此其妙。而人更可知矣

乃修齊之要務。治平之重典。

此由天地百物之皆需禮樂。以漸推於人而知其功爲甚大也。蓋欲修齊治平。而節之以禮則無爭。和之以樂則無怨。禮樂之益人。不其要且重哉

然必本末之相應。斯能性形之兩盡。

本謂

敬和之天德也。末。謂禮之儀節。樂之器具也。

承上言禮樂固爲修齊要務。治平重典。然必敬和之本。與儀器之末。內外相應。形性始能兩盡而無虧也。

五倫自然順序。萬物無不得所。蓋形性旣能兩盡。則以之施於倫理。自然順序。被於物用。無不得所。是人亦別而欲淨。仁純通帝化矣。禮樂之益。豈淺鮮哉。

衷而眷錫。形化性存。歸帝闕而昭明。言禮樂節和之功。至於五倫順序。萬物得所。自然欲淨仁純。生則蒙眷錫。死則樂昭明。而人道始克全也。

苟敬和之天德。不積於中。禮樂之儀器。徒飾於外。則欲固性遷。仁喪道塞。旣絕上通之堦

必失眷顧之恩矣。此言舍本飾末之咎。以惟示人當本末之相副也

知禮樂之至重。兼念農工之匪輕。此下又推及農工二業均爲要務。以總收通章之意也。言修禮樂則形性兩安。失禮樂。則形性兩困。是禮樂之所關。固爲至重。然非農工之養利。則形無所依賴。又何以修禮樂而化欲。全仁盡性復命乎。是禮樂重。而農工亦未嘗輕也

四業並修。倫盡而元仁克全。元仁無虧。命復而恩眷永錫。永錫。兼生死而言也。蓋四業均重。自宜並修。苟能並修。則五倫自盡。五倫既盡。則元仁自全。元仁既全。則大命自復。大命既復。則恩眷自然永錫。而無有窮期。乃知吾人立功。惟此四業。爲帝命之要務。切實

可據。若外此他求。卽召違命之凶矣。莫舍此而他務。宜及時以奏功。奏進也。言四業所係。旣爲甚重。必宜及時進修。豈可他務廢功。蓋生機之流。如火然水逝。進功而時亦往。不進功而時亦往。又安可虛度時日。以自貽伊戚乎。







